

湧幢小品

明朱國禎著

第十冊

進步書局校印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四目錄

百壽

母壽三則

三世高壽二則

大臣壽考

壽而死難三則

前身

仙俠二則

嚴閣黎

丁友鶴

張明經

侵隣居

薛滿八

供養報德

樵陽子

三生照水

白李

夙慧

升座詞辯

遂初老人

神童詩

雞聲詩

蓮池黃花

韓五泉

士榮議論

染巢鵠

宰相具慶

捷對七則

袁氏神童二則

書大字

大年三則

識難字

異林記三則

公車有名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四

明湖上朱國楨輯

百壽

大壽字一軸。御史張斲之家藏者。張始祖曰子成。贊周景端氏。景端無子。盡產遺之。此亦其一。自子成傳六世至斲。書畫多蠹腐。此貯神龕中。得獨完。取而裝潢之。字崇四尺有七寸。廣殺其寸之六。楷體黑文。其點畫中。皆小壽字。白文。一一作別體。滿百無一同者。自庖犧成八卦。顏皇創六文。而字書浸繁。秦有八體。漢有小學十家。世增人益。至晉徐安子。已集五十六體矣。齊王融又圖六十四書。韋仲定為六十九種。謝善墳增九法。合成百體。繁不已劇邪。庚元威書十牒屏風。作百體。若懸鍼垂露。金錯玉文。鶴頭虎爪。倒薤偃波。與夫日月風雲。仙人科斗。麒麟龍鳳。龜魚馬羊。猴雞犬豕。以及銘鼎幡信。摹印刻符。署胡蓬相。行草飛白。無不備矣。然他書若填奠螭脚。猶有所遺。蓋書之作比類。象形而成文。物類無窮。則文字亦無窮也。奚啻百體哉。今壽字百體。多晚出而鮮古傳。然非精書者不能為。考其間時有疎繆。蓋傳摹之本。然大字宏壯若樓閣。小字精微如刻鏤。而一字百體。世所希見。足以聳奇觀。資博識。亦可謂難。

得者。

宰相具慶

唐至玄宗。宰相二親具存者。惟郭元振一人。國朝則常熟嚴養齋。訥興化李石麓。春芳。江陵張太岳居正。

母壽

趙隱父存約。死李絳之難。隱與兄薦。廬墓十年。閨門誦書。躬耕不仕。後親友敦勉。始應舉。歷官軍相。薦亦至觀察使。既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慶母。歲時公卿必參。訖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帥百官拜恩於庭。回班。候夫人起居。縉紳以為榮。後崔彥昭。張濬皆有母。遂踵其禮。子光逢。光裔。光胤皆顯。

永樂中。夏少師原吉。元宵奉母觀燈。上撤御膳以賜。仍賚鈔二百錠。庭臣往賀。世宗朝。熊太宰。決唐太宰。龍各有母。年九十餘。生日。皆被賜。賚。

宮詹孔公恂。大學士李賢之壻。其子彥喆。賢而早世。配王氏。守節表聞。年至百二歲。

三世高壽

世廟朝。崇德隱士周德茂。年百有三歲。子年皆七十餘。孫且五十。扁其堂曰上壽。其

曾孫為給事中。猶及見之。章皇帝宣宗時。韓王護衛朱氏者。父子皆幾伯歲。又皆身見玄孫。詔褒之。復其家。月賜石米二帛。

大臣壽考

我朝閣臣壽最高者。惟劉洛陽健。年九十四。我浙魏尚書驥。年九十八。蕭山人胡尚書拱宸。年九十四。淳安人陳尚書雍。年九十三。餘姚人皆官南京。皆高壽。皆致仕歸。皆存問。完保名節。先後相望。真盛事可述。我湖茅鹿門坤。孫屏石銓。皆嘉靖戊戌進士。皆憲副。皆九十餘。皆多子。皆過後戊戌數年。近年陸宗伯樹聲。九十七。華亭人楊太宰巍。九十三。海豐人畢司徒鏘。九十二。石埭人方侍郎弘靜。九十五。歙人。

壽而死難

壽高是美事。然儘有老而受禍者。高要人梁致育。字遂初。以明經舉鄉試。為訓導。六典文衡。志行高潔。致仕家居。與修郡志。天順二年。被流賊掠去。逼令講書。厲聲罵曰。蠻奴若曉禮義。必不為此賊不忍害。以竹輿昇之。時年九十六。日瞽。謂昇者曰。至涇口深處。白我。遂投淵而死。嗟乎。篤老盲人。何不先一二年考終。而構此難耶。子穀。孫瑜。曾孫鏞。皆舉於鄉。有清白聲。

王英字邦傑。益都縣人性剛果。善騎射。為莒州千戶。至元中。毛賈兵至。英年九十八。謂子弘曰。我世受國恩。今老矣。雖不能事戎馬。尚忍食異姓之粟。求生耶。自餓死。嗟。命當餓死。乃與高壽數固不可逃耶。

前身

大明寺前有平山堂。歐陽公守揚州時所創。負堂而望江南諸山。歷歷在簷楹間。與堂平故名。公政暇輒往遊。嘯咏竟日而返。及歿後。有右司郎中糜師旦。慶元十一年遊堂中。宛如疇昔所經。獨歎惜壁間字畫。堂前楊柳之不存耳。翌日渡江。適其兄倅京口。即移柳數十本。屬楊帥趙子固為補植。且寄詩云。壁上龍蛇飛去久。堂前楊柳補來新。一生企慕歐陽子。重到平山省後身。是夕舟行。兄弟對語。至戊夜方寢。晨起。師旦逝矣。先是公登第時。過婦家姑蘇之黃渡。飲於園亭。夜半。忽屏間有大書太師字。秉燭聚觀。墨影隨滅。人謂公他日必遠到。至是始悟歐陽官至太子太師。益驗後身之句云。萬曆中。我郡吳平山秀來為守。見堂額同其號。大喜曰。此為我也。大加藻飾。復築梅花嶺。增亭館其上。為一郡勝概。後為忌者所毀。而平山石刻二大字。攜歸砌於家園玉皇祠之下。曰。歐陽子有知。必能亮我心也。

仙俠

寇萊公有妾倩桃隨南遷。再移光州。倩桃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為俠。今將別去。敢有所托。願葬杭州天竺寺。吾向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言亦無害。公當為世主者。閻浮提王也。公不久亦亡。有僧克僅見公於曹州境上。擁驢北去。克僅詢問後騎。曰閻浮提王交政也。

萊公謫雷州。道經我湖。至安吉。有霧山寺僧。異其貌。禮之。留款數日。題其壁而去。

嚴闍黎

王梅溪少時。有鄉僧每見必謂曰。此卽嚴伯威後身也。王不曉所謂。既而訪諸叔父。寶印大師。叔父曰。嚴闍黎。字伯威。汝祖母賈之。凡吾之舅氏。且法門之師也。博學工詩文。戒行修飭。有聲江淵間。為士俗所推重。汝父母以無子為憂。禱求甚力。至政和壬辰正月。師卒。汝祖一夕夢師至其家。手集眾花。結成一大毬。字汝祖而遺之。曰孝祖。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來。忽不見。是月汝母有娠。至十月而汝生。師眉濃黑而垂。目深而神藏。兒時能誦千言。喜作詩。人以汝眉目及趣好類之。且符所夢。又謂師死之月。汝即受胎。故云。王幼從學鹿巖。人有指其眉垂目藏而斬之者。表文賈元達曰。

此子眉目類吾伯嚴闔黎。他日能文未可知。王曰。闔黎智慧縱未脫輪回。當復生人間。世為大善知識。胡為於滅度之後。現此窮薄困苦之相。王嘗寫字作文。詒寶印叔父叔父曰。人言汝吾師也。文僅似之。字乃爾不同何耶。嚴闔黎尤工筆札。王頗拙於書。故云。因自嘲曰。嚴闔黎汝前生食蔬何多智。予今生食肉何許迂。因為之記。

丁友鶴

成化中。大宗伯周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邗江。夜見一異人謂曰。吾即子之前身也。前程萬里。終身清要。周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周官南京翰林。以詩訛太守三原王恕。曰。生死輪回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王得詩甚訝。集郡之耆老訊之。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啟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歿於成都。以儒雅重於藩王。有德人也。王即以此回報宗伯。世以為異。迎合羊祜房琯之事云。

張明經

張越吾。三輔人。明經待試。中煤毒死。無子。止一女。曰喜姐。字同卿。李上舍子。死之日。李在北雍。因經紀其喪。檢閱篋中。裝有珠一封。題曰。備喜姐女妝。李悉識而封之。為

護其喪歸。甫抵家，張婦出哭而謝。備陳所為經紀事。若目見者。李異而問之。張婦曰。
先凶問未至。妾有夢。夢夫君倉皇歸家。言死後得君周旋。今我為江都城隍。當時時
歸家視汝。李異之。凡五六年。忽一夕。李夢張至其家。呼曰。我得投生人世。在高唐州
城外十五里村中林秀才家。為之子。秀才名接武。六年後。謁選。當貳某邑。時喜姐計
已適君子。當攜之行。經高唐。幸為我少駐。須遣來童一訪。我與女一面。來童其故臧
也。李驚寤。識之。及期謁選。果若夢所擬。乃攜家過高唐。遣來童訪之。過城約十五里
許。問所謂林秀才名接武者。人云。秀才已告衣巾矣。前牆門內。有兒坐其間者。即其
家也。來童至彼。未及啟口。問兒。兒即呼之曰。來童汝來乎。來童驚曰。兒何自識我。兒
曰。我故汝主張越吾也。已則李夫婦與喜姐來。兒初持李泣。且謝之。已攜喜姐手以
泣。言汝母孤苦。今奈何。州守曹某上其事于郡。郡伯羅檄召之。林生抱兒入。兒長揖
稱羅曰。公祖若猶自謂明經也。語前生事厯厯。

侵隣居

朱瑄。鄞縣人。弘治中。督漕運。嘗以微疾卧郵舍。謂侍吏曰。若等有異聞乎。其以語我。
吏曰。里中有陸氏者。姦而橫。侵其隣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為己宮室苑囿。所餘唯

嘉樹一本。陸氏晚得子而傭。數歲游於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啞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為。家罄乃死。人曰。是鄭氏後身云。朱曰。信乎。曰。信。盡召其里人問之。亦皆曰。信。後朱遇人。必以告焉。

薛滿八

薛鳴歧。閩人。父曰。如岡。生三子。長即鳴歧。少頑獷。不馴。而有幹濟才。以倭難。同父母避居三山。貿易為生。饒機變。射利如隼。不十載。累千金。駁以驕奢。妻俞氏。忮婦人也。相與計。吾夫婦勤苦有尺寸。而仲季安坐享之。不能平。因時相鬪鬭。母從旁解之。擲鐵器中母額。幾殆。父屢誚責。不悛。將訟之官。鳴歧挾利劍恐喝其父曰。訟我。我即屠若家。父無如何。則以丙夜焚香。書其罪狀。訴之帝。如是久之。忽夢一道人語曰。汝前生嘉善人也。尉嘉祥。家二十口。有金三百兩。遇強賊。薛滿八盡殺死。沒汝金。今來為汝子。父醒。書之籍。心念此兒以償債來。其不久矣。遂罷不復訴。未數日。鳴歧疾作。偏體如刺。號呼之聲。人不忍聞。屢自經求死。家人持之。則叩頭求哀曰。速與我死。免人礮我。也。其舅臺山先生方為諸生。往視。入門。即呼舅救我。曰。何方可救。曰。與我死。即救耳。如此者彌月乃死。俞氏屢舉子。不育。妾遺腹生子。未周歲。亦死。遂絕不嗣。而如

聞收其遺貲歸故居與妻葉皆以安樂壽考終。

供養報德

咸甯胡叔元字允卿。第嘉靖乙未進士。時終南有高僧淨教。戒行修潔。始居甯夏甯靜寺。與元大王父璉友善。嗣後元王父襄陵尹汝楫至咸甯。而淨教亦來居。終南豐德寺。論交益厚。襄陵子姓以師事之。叔元每言曰。吾受若供養厚。吾當為犬以報若德。正德甲戌四月十九。襄陵假夢見教入室。已而變虎躍出。驚寤。語其子佑。異之。語甫畢。佑之室生元矣。時漏下乙夜。及明。聞叩門聲。訊之。教弟子來曰。師夜二鼓示寂矣。襄陵益異之。歲當甲戌。其為犬之驗乎。遂以和尚名之。及長。不茹葷飲酒。弱冠登甲午鄉薦。明年連第。忽忽不樂。無何病大漸。乃言曰。功名誤我。時父佑在都。為襄陵帳。元攬鏡顧視。笑曰。原一僧也。易形為儒。今乃襄巾若道士然。本來面目。固如是耶。語畢而逝。

樵陽子

蜀灌縣青城山。有樵子。大足縣人。姓雷。方誕育。有踞而募於其門者。父母因呼之曰化緣。可二歲。隨父母往安縣。父母皆死。縣民陳和養為子。凡十餘歲。陳夫婦亦死。遂

投青城山下童翁家。童又貧。無所得食。則入山斫柴。售灌縣人以活。灌縣人持升米。或碗許。米市其柴。盡一擔。樵子不計也。一日入山。天大雨雪。迷失道。益深。雪盈六七尺許。所見惟高崖萬丈。古木架陰壑。飛鳥都絕。忽一老人鬚眉皓白。執拂子。招樵子坐。頃之。又一老人貌頑。腹便便。衣大袖紫衣。亦來共坐。如是累月。並有所指授。已乃導樵子大樹下。指曰。是中爾前身所托也。坐樵子石上。設十二拜。禮甚恭。號之曰樵陽子。人因以稱云。老人既去。樵陽子徘徊巖谷間。往往聞隔崖彈琴聲。或人聲。及跡之。無有也。結跏趺大樹下。凡百數十日。敗衣掩形。頽然槁木。采藥人遇而怪之。佛耶仙耶。頗以語灌縣人。轉相語。羣走物色。識為童家兒。是兒陷雪窖。一年久矣。曷不死。寒餓死虎狼。乃作如是相。事聞灌縣令。景某駕而之山中臨問。狀所對。斑斑應古記。非童子口吻也。自言吾前身在樹中。今便使人斫樹。樹轟然若雷震者。火發。其腹劃然開。現委蛇焉。鬚垂額覆領。指爪繞身。其貌像。則樵陽子也。令驚嘆而返。尋並蛻坐處。得一石匣。匣有文字。秘不傳。有布衲。有鐵冠縫。樵陽子先自有劍。劍柔繞指。今失所在。其時令下教製龕。奉樹蛻築庵。居樵陽子。於是其名。一日傾動州郡。士庶競來瞻謁。樵陽子遽能談人未來事。又能已人疾。來者愈益多。苦之。乃避匿安縣之天池。

山士庶則亦走天池趾相錯。其自鄉薦紳以迨官長。車蓋相望。而獨石泉鄧令某。惜墨吏也。問丹何居。樵陽子云。為今廉而仁。是官人外丹。今疑誚已。而孫弁某。將因緣為功。陰教令名之妖人。上變告。臺司追捕。母釀亂事。下成都張丞某。逮治。樵陽子朴野。至則箕踞而詆。丞大恚。罵何物囚。敢爾。痛撻之。無苦也。繫囹圄三月。獄上。而王觀察某。特廉其非辜。覆丞牘。身為白艾中丞穆。是夫童而好脩。安所涉人間世而惑眾。為事得解。久之。譚中丞希思來。檄所司。即向所築庵。建大通觀。遣還山。厥後凡開府及領藩臬至者。率召見。樵陽子率一再往。不拒。顧其意忽忽不自得。會毘陵吳參政捧表過家。謀挾之來江南。樵陽子洒然從焉。來則止永慶寺。亦數過錫山龔方伯勉城南別業。稍一游武林西湖。所至江南人就徵未來事。及丐已疾者。麇集。樵陽子不甚答。間露一斑。即往往奇中。其在山。專餌生黃精。出乃復火食。食止蔬素。然終歲廢便溺。良有絕異者。故未名強。而自名曰思道。亦書出山後事。未幾辭去。相傳其大父孔文進士也。與內江趙文肅同榜友善。父鳴春。

三生照水

川中王李趙三生。幼同學。後王官都督僉事。李官方伯。趙則老儒家。貧。讀書不輟。一

道士能知輪迴。三人相約往扣。令注水自照。都督見一虎出穴。獵夫睨而彎弓。方伯止一猪首。老儒則垂齶。諸生鼓樂迎絲亭。榜曰神童云。

白李

洪武乙酉。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蠍蛇。長尺許。廣可二寸。有楷書秦白起三字。雲南趙州永樂間。雷擊死一夷人。朱判其背曰。木子唐朝一佞臣。罰他千劫在牛羣。而今逃脫為夷士。霹靂來尋化作塵。火焰字曰李林甫。

夙慧

凡早慧者。固天授之奇。亦因前生夙習未及發。而轉於後。一見其奇也。相傳閩戴大賓。少年及第。未幾死。櫬歸。父發而視之。瞿然一白鬚翁也。可見老而久煉。則復少容。少而速殞。則見老態。去住總只一人。老少亦何分別。

升座詞辨

員半千之孫倣九歲。升座詞辨注射。坐人皆屈。乃李長源之甥也。

遂初老人

王應麟之孫厚孫。八歲能詩。十歲能詞賦。為象山教職。調浦江。歸養。累薦不起。自號

遂初老人。性介潔文法三代兩漢。有遂初集三十卷。

神童詩

汪洙字德溫。鄞縣人。九歲善詩賦。牧鶩嘗宮。見殿宇頽圯。心竊歎之。題曰。顏回夜夜觀星象。夫子朝朝雨打頭。萬代公卿從此出。何人肯把俸錢修。上官奇而召見。時衣短褐以進。問曰。神童衫子何短耶。應聲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風。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世以其詩詮補成集。訓蒙學為汪神童詩。登元符三年進士。仕至觀文殿大學士。謚文莊。仁厚忠孝。著聞於時。子思溫思齊。孫大猷。皆至大學士。

難聲詩

劉崧字子高。吉安府泰和縣人。舊名楚。國初改今名。性仁厚。且頴悟絕人。七歲能賦詩。世父夜寢。聞雞聲。因命為題。應口成一律。末云。喚醒人間蝴蝶夢。起看天上火龍飛。力學不倦。遊南昌。有稱十才子者。皆出其下。

蓮池黃花

陳宗。澧海衛人。性頴悟異常。初城南蓮池。忽生黃花一莖。其大如盤。色艷甚。一術者見而異之。曰。是花世所罕有。城中當出一奇士。未幾。宗果生。四歲能書。五歲善文。號